

博妙三雷

異女夢民

志傳記傳

集柳幻牛

應  
異  
戲  
貞

記傳志傳





雷 民 傳

沈既濟撰

叢書集成初編

(本印補)

雷民傳及他種七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

# 雷民傳

唐 沈旣濟撰

羅州之南二百里至雷州爲海康郡雷之南瀕大海郡蓋因多雷而名焉其聲恆如在簷宇上雷之北高亦多雷聲如在尋常之外其事雷畏敬甚謹每具酒餚奠焉有以彘肉雜魚食者霹靂輒至南中有木名曰棹以煮汁漬梅李俗呼爲棹汁雜彘肉食者霹靂亦至犯必響應牙門將陳義傳云義卽雷之諸孫昔陳氏因雷雨晝冥庭中得大卵覆之數月卵破有嬰兒出焉自後日有雷扣擊戶庭入其室中就於兒所似若乳哺者歲餘兒能食乃不復至遂以爲己子義卽卵中兒也又云嘗有雷民畜畋犬其耳十二每將獵必笞犬以耳動爲獲數未嘗五動一日諸耳畢動旣獵不復逐獸至海旁測中鳴郡人視之得十二大卵以歸置於室中後忽風雨若出自室旣霽就視卵破而遺甲存焉後郡人分其卵甲歲時祀奠至今以獲得遺甲爲豪族或陰冥雲霧之夕郡人呼爲雷耕曉視野中果有墾跡有是乃爲嘉祥又時有雷火發於野中每雨霽得黑石或圓或方號雷公墨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墨雜常墨書之爲利人或有疾卽掃虛室設酒食鼓吹旛蓋迎雷於數十里外卽歸屠牛彘以祭因置其門鄰里不敢輒入有誤犯者爲唐突大不敬出猪牛以謝之三日又送如初禮又云嘗有雷民因大雷電空中有物豕首鱗身狀甚異民揮刀以斬其物踣地血流道中而震雷益厲其夕凌空而去自後揮刀民居室頻爲天火所災雖逃去輒如故父兄遂擯出乃依山結廬以自處災復隨之因穴崖而居災方止或云其刀尙存雷民圖雷以祀者皆豕

首鱗身也。

章苟

吳興章苟于田中耕。以飯置菰裏。每晚取食。飯亦已盡。如此非一。後伺之。見一大蛇偷食。苟遂以鋸義之。蛇走。苟逐之至一穴。但聞啼聲。云研傷我矣。或言付雷公令霹靂殺。須臾雷雨。霹靂覆苟上。苟乃跳梁大罵曰。天使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罪當在蛇。反更霹靂我耶。乃是無知雷公。雷公若來。吾當以鋸研汝腹。須臾雲雨漸散。轉霹靂于蛇穴中。蛇死者數十。

李廓

唐李廓。北都介休縣民。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聞人扣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休使者亦自門騎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環綴旗旛。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卽數其旛。凡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民遂遍報隣村。今速收麥。將有大風雨。悉不之信。乃自收刈。至日。民率親戚據高阜候天色。及午。介山上有雲氣如窖烟。須臾蔽天。注雨如梗。風吼雷震。凡損麥千餘頃。數村以民爲妖。訟之。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親覩其推案。

雷公廟

雷州之西雷公廟。百姓每歲配連鼓雷車。具酒殼奠焉。有以魚羹肉同食者。立爲霆震。皆敬而憚之。每大

雷雨後多于野中得靈石謂之雷公墨。叩之鏘然光瑩如漆。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墨雜常墨書之爲利。又如霹靂處或土木中得楔如斧者謂之霹靂楔。小兒佩帶皆辟驚邪。孕婦磨服爲催生藥必驗。

### 雷丹

吳智甫知撫州崇仁縣。當七月下旬晚坐廳治事。風雨忽作。雷電總至。霹靂相繼數十聲。庭中火塊迸走。有飛火大如燕。自勑書樓過西南。須臾稍息。外報村中民饒相家貯米倉遭爇。倉在田間。故寺基上。火至此而燃。月餘方止。倉及穀皆燒變如糲狀。復數日。有商客數道人過其處。以石擊所傷倉敗穀堅如石成五色。或如蜂蝶蝴蝶龜魚蠶蛾之類。或有似穀穗。客取數石藏去。焚香拜于前。及取碎米于盆內研細。酌以水調服之人問其故曰雷丹也。凡有禍病者悉治。遂去。邑人聞之。持以療祟病輒愈。

### 雷斧

黃宋永滾莆田人。師憲狀元之從兄也。幼時戲於廳。正晝雲雨晦冥。雷震轟轟。繞柱穿壁而過。家人意其驚怖。爭出尋之。原在戲處端坐。無所覺也。得一斧長三寸。非鐵非石。鑿小孔而無柄。蓋雷神所執而誤墮者。諸人傳觀未已。黃持入藏之。雷復至已而其物不可取。俄頃開霽。





傳 貞 應 牛

撰 昭 若 宋

牛應貞傳

本館據龍威祕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牛應貞傳

唐宋若昭撰

牛肅長女曰應貞適宏農楊唐源少而聰穎經耳必誦年十三凡誦佛經二百餘卷儒書子史又數百餘卷親族驚異之初應貞未讀左傳方擬授之而夜初眠中忽誦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卒終智伯貪而復故韓魏反而喪之凡三十卷一字無遺天曉而畢當誦時若有教之者或相酬和其父驚駭數呼之都不答誦已而覺問何故亦不知試令開卷則已精熟矣著文章百餘首後遂學窮三教博涉多能每夜中眠熟與文人談論文人皆古之知名者往來答難或稱王弼鄭元王衍陸機辯論鋒起或論文章談名理往往數夜不已年二十四而卒今採其文魍魎問影賦著於篇其序曰庚辰歲予嬰沈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毀頓精神羸悴形體藥物救療有加無瘳感莊子有魍魎責影之義故假之爲賦庶解疾焉魍魎問於予影曰君英達之人聰明之子學包六藝文兼百氏頤道家之祕言探釋部之幽旨既虔恭於中饋又希慕於前史不矯枉以干名不毀物而成己伊淑德之如此卽精神之足恃何故羸厥姿貌沮其精神煩冤枕席憔悴衣巾子惟形兮是寄形與子兮相親何不誨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倫異萊妻之樂道殊鴻婦之安貧豈痼疾而無生賴將微賤而欲忘身今節變歲移臘終春首照晴光於郊甸動暄氣於梅柳水解凍而繞軒風扇和而入牖固可觸憂釋疾怡神養壽何默爾無營自貽伊咎僕於是勃然而應曰子居於無人之城遊乎魑魅之鄉形旣圖于夏鼎名又著於蒙莊何所見之不博何所談之不長夫影依日而生像

因人而見。豈言談之足曉。何節物之能辨。隨晦明以興滅。逐形骸以遷變。以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彰。智者視陰而遲暮之心可見。伊美惡兮由己。影何辜而遇譴。且子聞至道之精鈞兮冥。至道之極昏兮默。達人委性命之修短。君子任時運之通塞。悔吝不能纏榮耀。不能惑喪之不以爲喪。得之不以爲得。君子何乃怒予之不賞芳春。責子之不貴華飾。且吾之秉操。奚子智之能測。言未卒。魍魎惕然而驚歎而起曰。僕生於絕域之外。長於荒遐之境。未曉智者之處身。是以造君而問影。旣談元之至妙。請終身以藏屏。初應貞夢製書而食之。每夢食數十卷。則文體一變。如是非一。遂工爲賦頌。文名曰遺芳。



三 梦 記

白 行 簡 撰

本館據龍威祕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三夢記

唐 白行簡撰

人之夢異於常者有之。或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或兩相通夢者。天后時劉幽求爲朝邑丞。嘗奉使歸。未及家十餘里。適有佛堂寺路出其側。聞寺中歌笑歡洽。寺垣短缺。盡得覩其中。劉俯身窺之。見十數人兒女雜坐。羅列盤饌。環繞之而共食。見其妻在坐中語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久思之。且思其不當至此。復不能捨之。又熟視容止言笑無異。將就察之。寺門閉不得入。劉擲瓦擊之中。其壘洗破。迸走散。因忽不見。劉踰垣直入。與從者同視殿廡皆無人。寺局如故。劉訝益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聞劉至。乃敍寒暄訖。妻笑曰。向夢中與數十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會食於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藉。因而遂覺。劉亦具陳其見。蓋所謂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矣。

元和四年。河南元微之爲監察御史。奉使劍外。踰旬。予與仲兄樂天隴西李杓直同遊曲江。詣慈恩佛舍。徧歷僧院。淹留移時。日已晚。同詣杓直修行里第。命酒對酌。甚歡暢。兄停杯久之。曰。微之當達梁矣。命題一篇于壁。其詞曰。春來無計被春愁。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實二十日也。十許日。會梁州使適至。獲微之書一函。後寄紀夢詩一篇。其詞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入慈恩院裏遊。屬吏喚人排馬去。覺來身在古梁州。日月與遊寺題詩日月率同。蓋所謂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矣。貞元中。扶風竇質與京兆韋旬同自亳入秦。宿潼關逆旅。竇夢至華岳祠下。見一女巫黑而長。青裙素襦。

迎路拜揖。請爲之祝神。寶不獲已。遂聽之。問其姓。自稱趙氏。及覺。具言於韋。明日至祠下。有巫迎客。容質妝服。皆所夢也。顧韋謂曰。夢有徵也。乃命從者視囊中。得錢三環。與之。巫撫掌大笑。謂同輩曰。如所夢矣。韋驚問之。對曰。昨夢二人從東來。一鬚而短者。祝餽獲錢三環焉。及旦。乃徧述於同輩。今則驗矣。寶因問巫之姓氏。同輩中曰。姓趙氏。自始及末。若合符契。蓋所謂兩相通夢者矣。

行簡曰。春秋及子史言夢者多。然未有載此三夢者矣。世人之夢亦衆矣。亦未有此三夢。豈偶然也。抑亦必前定耶。予不能知。今備記其事以存錄焉。

行簡云。淮安西市帛肆。有販粥求利而爲之平者。姓張。不得名家。富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因畫寢。夢至一處。朱門大戶。棨戟森然。由門而入。望其中堂。若設燕張樂之爲。左右廊皆施幃幄。有紫衣吏引。張氏于西廊幃。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皆花容綽約。釵鈿照耀。旣至。促張妝飾。諸女迭助之。理澤傅粉。有頃。自外傳呼侍郎來。自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兄。嘗爲其小吏。識之。乃言曰。吏部沈公也。俄又呼曰。尙書來。未有識者也。逡巡復連呼曰。某來。某來。皆郎官以上。六七個坐廳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羣女旋進金石絲竹鏗鏗。震響中署。酒酣。王并州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謂之曰。汝習何藝能。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與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乃令口受吟詩。鬟梳。嬾俏學宮妝。獨立閑庭。納夜涼。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謂張曰。且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張忽啼寤。手捫衣帶。謂母曰。尙書詩遺矣。索筆錄之。母問其故。泣對以所夢。且曰。殆

將死乎。母怒曰。汝作蹙爾。何以爲辭。乃出不祥言。如是。因臥病累日。外親有持酒肴者。又有將食來者。女曰。且須膏沐潔淪。母聽良久。豔妝盛色而至。食畢。乃徧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留某。今往矣。因授衾而寢。父母環伺之。俄爾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